

海王邨古籍叢刊

宋元學案

中國書店

海王邨古籍丛刊

宋元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案

下明·黄宗羲等编

中国书店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弟祖儉

子喬年

大器子

從子康年

紫微從孫

從子延年

白水玉山三

一竿哲

山苒氏門人

別見麗澤諸儒

元城龜山湛

學案

氏武夷橫浦

別見麗澤諸儒

再傳

張渭

涑水二程榮

別見慈湖學案

陽了翁焉山

從弟

和靖三傳

祖泰

安定泰山諱

葉邦

溪熊氏荆公

樓邦

橫渠百源清

樓昉

欽四傳

葛洪

高平廬陵鄭

喬行簡

江西湖五傳

並為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表

趙焯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為清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燾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涪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姓

並見猗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燾

別為習齋學案

后斗文

后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李大有

宋濂

別見

北山四先

生學案

王禕

別見

涪洲諸儒

學案

並為學綱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並為學綱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表

二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邱宿 別為邱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並東萊同調子江

從子溥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表

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鄭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

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借其早卒

酌約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藝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

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連東萊學案梓材案

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劉胡再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一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

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

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

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翰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

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

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

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

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

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

人服其精鑑又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質

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主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剛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遠敵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假擬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臨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積未振台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不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二

直閣主事武克冲伯親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判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精讀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治無所偏滯晚臥疾其任事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桂擢孝宗以命先生遂隨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自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攷定古周易書說問範官歲澤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二

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觀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常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罔復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慝忿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為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用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學只為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詭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悔心而巽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為樂約為益師皆以下能聽人之言

天道復復乃天行自然之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復運行無間而人心之私意障蔽雖自障

蔽而乘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

多識前言往往行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蓋有玩物喪志者

顧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御難君之患當在于太自在臣之患當在于不自在

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兩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四

通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詔諛則攻詔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畢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

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誦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壅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俟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洩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侈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勸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縱鋪之類是樂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五

有聲者漚漚鴈鵲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

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嬖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啻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千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士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六

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固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縱橫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未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

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以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七

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議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備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履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當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習雅言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人耳出口了無涵養所謂道聽塗說德之

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

便是釋氏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

禹尚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

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明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八

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算過而未能此使者非徇知蘧伯玉

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

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

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

蘧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儘量知

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

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淳厚爲實爲遲鈍

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淳厚者雖常居後輕

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

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

自害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問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

與豪皁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

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

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

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

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九

父子之則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盡爲齊王苻臣之遊其言

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啟發之理此

却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

言之楊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

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議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亦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

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于亡瑩中亦嘗因

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思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華髮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

人不爲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理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再用才有若劫舍孔子亦

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

漢流昆始分劉已輕張飛矣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十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

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

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

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

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

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會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通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實

厚貌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閒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一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愚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係不得

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并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閒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

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說只緣

讀書不作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閒斷便非學所謂再而養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士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聽人語不中節者提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實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于要約處或兩莽領畧于

疑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

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

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大畜之所謂畜德

明道之所謂喪志忘釐之閒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曰誤亦復誤入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僚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潛玩蓋恐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

其皆明使則欠相濟之義九易得侵過也

餘德蓋凡事微藏不放問之謂

從前病瘳良以嗜欲粗薄故神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神欠操存澄定之力直量未厚而濫用太遽涵洩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

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

以上與張荆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昏闇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儒者當強忍

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頑乎工夫

爲操轍回向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頑情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善殆難乎其入

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八醜隨順多此皆誠意未孚之

答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談其實于人

邪說誠行辭而闕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稍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羅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敷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警款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媚侮君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卑微排異者舉目皆是惡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泛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實聖觀書粗得味卽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類施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愚陋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具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而苦而不進也

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情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漫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南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歲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踐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排而後啟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謂氣味則不可然欲滅斷續玩成揭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

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闊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

濟而失于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遵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己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清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荷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輒輟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台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被緣此回互徂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五

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畧見粲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訓諄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首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

任養好因以擾善真因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

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霽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論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兩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未流于章句一古之失高者使人于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停調故勸有義輕重不同然要言是歸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字

消長安危所繫當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在館所以不誦者其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放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濫洩往往由非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阻難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去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作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決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以上與馮叔璜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茂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點然見明于本分條路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故意此當處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寸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且日集事私意之根若尚有私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前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吾事則方寸不凝是故擇義不惜衛生下議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來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空虛內若無疑然特地拈出則目下足則害之病如臨陣北兵冒敵敗事之比

處大半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賊不可勝言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去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澁澁與作之使高澁之便深者則有開矣願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是正在下學處往往居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入殊非小補要須師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辭章敏銳則成是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提掇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賢當爲天下鑒之

非深心惻正脂泥浪于濶世首所以卡爲井之盛盛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非孔子請討見即但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焉子雖有自任氣果亦云吾何爲不降哉始可深玩也

祖望識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秋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我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淑所謂勸即次階級猶多此語甚長

比嘗慮了了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清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爲近厚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徒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真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任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以易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大

百聞之末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滋潤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

謂記荀子論儒首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慈似有昧臥泊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憤節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按淮陰侯倪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鄙欠不得幸深問意謂曰亦情鯉魚就頭擊其後殺陳拾遺一代詞字口彼則洪台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若書大星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思有餘下取盡之語以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字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

與陳正己

靜多于動費腹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葉正則

門內若尚有可愧外雖有東來廟終于無力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盡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餘情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倍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病是暫時非造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眞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與張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

與葉仲玉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九

散漫歇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味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遽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日異升利于不息之貞日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百

與周允升

張一意專往者少故每倦于此也
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元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念展始須清下覺有疑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而涵養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洩而入于相索自相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爲累節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下尋枝摘葉也
與下減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

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私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
芟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膝
支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側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
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庭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為害事蓋遇事望
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為矣要當反己盡
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
誠未至之明證也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子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
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萬溪醫者燒一兩耳傳
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皆首渠甚感
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綴葬春秋所深譏畧去拘
忌乃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
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旨不冒太甲之內眚次須常樂易寬平乃
與本體不相違背

日來主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婚情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
不同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婚情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
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
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

為學工夫涵汎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
天高地厚鸞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眠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逆情拂志而可以
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于用心剛而進學勇
以上符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子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經乃百代為學通
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
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力反己就實悠悠汨
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能
統零碎之病

大凡入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
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

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
附弟曾微寬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阻礙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二字更無別法以上與誠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舊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薰蒸上勝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于苦玩養不可至于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臣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有味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愉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離離即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者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夫抵胸次常令安平和順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善養生養心同一法房族間事當盡誠委曲順情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

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為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于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諸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為附錄三條移入景莊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武表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而軒學案三條良齋學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典復齋學案後出刪之又移入孝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尤切以為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于異端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晉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于逃己今歲悉謝道歸

祖望謹案此即象山謂伯恭在衰絰中而戶外之履恆滿者也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輩下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漸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暫咎彼也

又曰請祠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優待或敦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餘對然後

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輒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不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于常病人病痛往往皆無事言實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頗陷小精神惟折大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已意之偏感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聞從兄言甚微某殊謂不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向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遺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于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于姑息雖是過于厚傷于慈爲君子之過然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西

在他人視我則親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眾今歲已謝適然渠前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又曰伯恭近來于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然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于間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偶文海何備于治道于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生枉費心思處

同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志生地那天向一中今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道辭命意亦頗仍巧矣

又曰博雅極害事伯恭目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下會子細研究如圖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漢無統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長

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衛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憫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譏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知微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股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衛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書觀之智而慮之若無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納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雖有齟齬之華而不易

其出此同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讓兄之學歸也昔乃季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估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若爲

託筆義以飾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向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朗既海納而

川淳豈澄清而猶濁刻瀟灑于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繁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閒道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眾咸喜其有瘳戴卒據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悵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尋異遊講學深切情義縹緲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美

謂青騰賤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魂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口口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堅所詆其後僥門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駁言詆之然伯恭既爲解臣醜詆自當力還職名

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蠡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則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羅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夫孔氏亦豈于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和立起居注呂氏龜勉啓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彼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湖湘性無善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豁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藐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前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悞然屏去故習道紫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三

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異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于誠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補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

見其止故築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

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

呂與叔謂橫渠東萊所學以程子程子以爲幾于無忌憚

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誠

伯明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

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